



醫術名流傳

又 8  
16





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古今圖書集成

藝術典卷第  
五百二十四頁



武  
16  
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百二十四卷目錄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一

上古

儻貸季

雷公

少俞

桐君

馬師皇

岐伯

俞跗

巫彭

伯高氏

鬼臾區





苗父

陶唐氏

巫咸

高

伊尹

周

巫彭

醫和

范蠡

巫妨

醫緩

醫鈞

盧氏

矯氏

長桑君

扁鵲

子陽

子豹

子容

子明

陽儀

子越

子游

鳳綱

文摯

沈羲

秦

安期生

崔文子

漢

公孫光

楊申信

陽慶



淳于意

朱邑

馮信

唐安

劉安

樓護

李少君

涪翁 程高

秦信

高期 王禹

杜信

蘇耽

王遂

元俗

安丘望之

藝術典第五百二十四卷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一

上古

僦貸季

按素問岐伯曰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



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之道  
以長命曰聖王

按路史神農命僦貸季理色脈對察和齋摩踵託告  
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註僦貸季岐伯祖之師  
也天師岐伯對黃帝云我於僦貸季理色脈已二世  
矣

按古今醫統僦貸季黃帝時人岐伯師也岐伯相為  
問荅著為內經云

岐伯

按古三墳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數  
爾正爾考無有差貸疑作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  
惟戒哉

按灵樞經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  
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  
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榮其逆順  
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為之法令終而不滅  
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為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裏為  
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願聞其情岐伯答曰臣



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焉

按皇甫謐甲乙經序黃帝咨訪岐伯伯高少俞之徒

內考五臟六腑外綜經絡血氣色候參之天地驗之

人物本之性命窮神極變而鍼道生焉

按帝王世紀岐伯黃帝臣也帝使伯嘗味草木典主

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

按通志三皇紀帝察五運六氣乃著岐伯之間是為

內經或言內經後人所作而本於黃帝

按外紀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

暑溫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

上窮下際察五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

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

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釋義五氣謂五行之氣即

所謂濕涼寒燥溫也五運謂甲巳土乙庚金丙辛水

丁壬木戊癸火也

按路史黃帝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

玉版以藏靈蘭之室演倉穀推賊曹命俞跗岐伯雷

公察明堂究息脈謹候其時則可萬全註道基經云



倉穀者名之穀仙行之不休可長久王莽篡位種五  
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云此黃帝穀仙之術  
黃帝元辰經云血忌陰陽精氣之辰天上中節之位  
亦名天之賊曹尤忌鍼灸素問云謹候其時氣乃與  
期祛合色脈可以萬全矣帝使岐伯嘗味百藥主典  
醫病故家語云黃帝嘗味草木  
按內經序岐伯為黃帝之臣帝師之問醫著為素問  
靈樞總為內經十八卷唐太僕王冰次註為醫之祖  
書脈理病機治法鍼經運氣靡不詳盡真天坐聖人

以贊化育之昏也今行世  
雷公嘗味草木  
按素問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  
乎雷公對曰誦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  
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僚不足以治侯王願得受樹  
夫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經術  
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皇帝曰善無失  
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常久以教衆庶亦不疑



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為寶雷公曰請受道訊  
誦用解帝曰汝受術誦書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  
通合道理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為世所怨  
雷公曰臣請誦脈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則無比類猶  
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黃帝曰嗚呼遠哉聞  
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  
其際聖人之術為萬民式論裁志意必右法則循經  
守數按循醫事為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  
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

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經以對黃帝在明堂  
雷公請曰臣受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  
刺灸湯藥所資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  
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  
賤富貴人之形髓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  
聞命矣請問有龜息仆漏之間不在經者欲問其狀  
帝曰大矣

按吳樞經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  
六十篇且募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間垢然尚訊誦



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為一未知所謂也  
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  
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  
強於學者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  
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  
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  
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於是矣乃齋宿三日而請曰  
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堂  
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

此言者及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  
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  
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臟外刺六  
腑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  
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  
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  
輪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弗  
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  
天下師



按古今醫統雷公為黃帝臣姓雷名敷善醫有至教  
論藥性炮製二冊行世

### 俞跗

按史記扁鵲傳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  
醴灑鑿石橋引案抗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  
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探荒爪幕瀦浣腸  
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  
按說苑中古之為鑿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鑿也搦腦  
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

俞柎柎音夫柎音采柎音樓柎音第柎音疑柎音蘇柎音葉

按韓詩外傳踰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  
竅定腦死者復生

### 少俞

按古今醫統少俞黃帝臣俞跗弟也醫術多与其兄  
同

### 巫彭

按路史黃帝命巫彭桐君處方盪餌瀦瀦刺治而人  
得以盡年註胃瘡以下五十九刺詳素問制瘡及黃



帝中誥

桐君

按陶弘景本草序桐君有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

按古今醫統少師桐君為黃帝臣識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藥物以為君臣佐使撰藥性四卷及採藥錄紀其花葉形色論其相須相反及立方處治寒熱之宜至今傳之不泯

按歷代醫方考採藥對採藥別錄桐君所著

伯高氏

按古今醫統伯高氏黃帝臣未詳其姓佐帝論脈經窮究義理附素問中

馬師皇

按古今醫統馬師皇黃帝時醫也善識馬形氣生死治之即愈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我能醫之乃鍼其脣及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又數有龍出其陂師造而治之一旦為龍負之而去莫知所之



鬼史區

按王冰素問註鬼史區十世祖當神農之世說太始天元玉冊今按文有十二篇

按古今醫統鬼史區黃帝臣未詳其姓佐帝發明五行詳論脈經有問對難經究盡義理以為經論民到於今賴之

苗父

按說苑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管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身諸扶而來者輿

祝

而來者皆平復如故

按韓詩外傳苗父作弟父

按古今醫統苗父上古神醫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巫妨

按千金方中古有巫妨者立小兒顛顛經以占天壽

判疾病死生世相傳授姑有小兒方焉

按巢氏巫妨作巫方

陶唐氏

巫咸

按世本巫咸堯帝時臣以鴻術為堯之醫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樹樹枯祝鳥鳥墜



商

伊尹

按皇甫謐甲乙經序伊尹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

伊

按通鑑伊尹佐湯伐桀放太甲於桐宮閔生民之疾苦作湯液本草明寒熱溫涼之性酸苦辛甘鹹淡之味輕清重濁陰陽升降走十二經絡表裏之宜今醫言藥性皆祖伊尹著有湯液本草今行世

周

巫彭

按古今醫統巫彭初作周醫官謂人性五穀五菜養其病五聲五色視其生觀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遂用五毒攻之以藥療之

醫緩

按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由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



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  
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  
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某不主焉不可為  
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  
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  
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  
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按搜神記昔晉侯有疾漸重無能治者晉與秦國親  
姻之故聞秦有良醫發使往請秦王乃命緩速赴晉

醫緩將至晉國晉君夜夢二鬼相謂曰秦使醫緩來  
我等何逃若往必當有殺若去亦獲其死二途何適  
一鬼答曰此事何憂乎我等二人但居膏之上盲之  
下若我何一鬼又問何者為膏盲而免此難答曰心  
上為膏心下為盲此處針灸不能及湯藥不能至二  
鬼相喜各居其處旬日醫至察其容候其脈良久嘆  
曰此病不可療也其疾在膏盲藥餌不可及針灸不  
能至晉侯聞之嗟曰此良醫也今古罕有遂與百金  
令還本國晉侯不逾十日而薨矣



醫和

按左傳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榮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省煩去淫声惰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矣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恣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声淫生

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蓄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盡之疾今君不節不時祛去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在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是吾以云也趙孟曰何謂盡對曰淫溺惑亂之所



生也於文皿盡為盡穀之飛亦為盡在周易女惑男  
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  
歸之

按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口疾不可  
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  
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  
矣內多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  
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

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  
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  
醫及國家乎對曰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固医官也文  
子曰子称蠱何实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实生之  
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  
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  
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  
文盡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  
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



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卒公薨  
按通志列傳或曰緩即和也音訛耳

醫狗

按尸子醫狗未詳其姓春秋時人秦良醫有張子求  
療背疾謂之曰非吾背在君治之狗醫之即愈必有  
所委然後能有所任也

范蠡

按古今醫統范蠡春秋時越王句踐之臣佐越王滅  
吳遂退身遨遊五湖有服餌之法可以度世拜授孔

安國等皆成地仙數百歲面如童顏  
醫某濟人不取利所居處不二年致富棄其所積遷徙別居逾年而  
富人咸稱為陶朱公問聚財之法惟曰種五穀蓄五  
牒而已

盧氏 矯氏 俞氏

按列子力命篇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  
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  
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勿識  
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



医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医一曰矯氏  
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  
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  
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流医也巫屏之俞氏曰女始  
則胎氣不是乳漣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漸矣勿可已也季梁曰良医也且食之盧氏曰汝  
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  
者矣亦有知之在矣某在其如汝何季梁曰神医也

長桑君

按史記扁鵲傳扁鵲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  
扁鵲獨奇之常謹過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  
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与語曰我有禁方年  
老欲傳与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某予  
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  
禁方書盡与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  
飲某三十日觀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  
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扁鵲

按戰國策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左右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与知之在謀之而与不知在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按史記本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

鵲私坐間与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与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某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与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某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持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謂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



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子輿曰我之帝  
所甚示吾所以久在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  
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之子且令而  
國男女各別公孫支昏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  
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  
之所聞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  
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諾大夫曰我之帝所甚示  
与百神遊於鈞天廣乐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乐其  
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之死有羆

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昔有副吾  
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大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  
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  
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育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  
必篇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  
過魏魏太子死扁鵲至魏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  
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  
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  
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



故暴斃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  
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  
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  
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生誕之乎何以言  
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  
液醴灑鑿石橋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  
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  
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  
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孩嬰之兒

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  
却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  
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在至衆不可曲止也子  
以子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  
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  
然而不暎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  
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  
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



別  
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矣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  
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  
潛忽忽承眵悲不能自上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  
病所謂尸蹶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  
絡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  
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  
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  
陰支蘭藏生以陰入陽之蘭藏死凡此數事在

五臟臟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  
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  
蘇乃使子豹為五方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  
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  
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  
死人也此自當生也越人能使之起身扁鵲過齊  
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  
曰寡人有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  
以不疾人為巧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



不治恐深植侯曰寡人有疾扁鵲出植侯不悅後五  
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植侯不  
應扁鵲出植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植侯而  
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  
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  
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之何命在骨髓臣是  
以多請也後五日植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  
去植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  
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

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  
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感氣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  
醫六不治也有此一在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  
過剗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  
人即為耳曰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  
兒醫隨俗為變秦大醫令李醯自知伎不知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按列子湯問篇普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



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  
自外而干腑臟在固某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与  
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  
謂公扈曰汝志體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  
其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  
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  
而置之投以神茱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  
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及公扈之  
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与訟求辨於扁

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按說苑扁鵲過趙趙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闈曰吾  
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  
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  
越不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在  
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管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  
祝發十言身諸扶而來在樂而來在皆平復如故子  
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  
在曰俞柎俞柎之為醫也擗腦髓束育莫炊灼九竅



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  
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  
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  
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  
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蹶者也以  
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  
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  
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  
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

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  
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持菜  
子明吹身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  
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  
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在猶不可生而  
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生而息也詩曰多將煇煇  
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 子陽

按古今醫統子陽扁鵲弟子親太子死扁鵲使子陽



用厲鍼砭石以取三陽五會。有聞太子遂甦。

子豹

按古今醫統子豹扁鵲弟子。魏太子疾死。鵲使子豹為五分之熨。八減之劑。和煮之。以熨兩脅下。遂能起。

坐

子容

子明

陽儀

子越

子游

按說苑趙太子暴病而死。扁鵲為診。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菜。子明吹耳。陽儀及神子越及彤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

按韓詩外傳扁鵲過魏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竈。八拭之。湯子同菜。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及神子越扶彤。於是世子復生。

鳳網

按神仙傳鳳網在戰國時。漢陽人常採百草花水漬之。瓮盛泥封。自正月始迄九月末。又取瓮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以菜納口中。皆立活。網常服此菜。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東仙去。



文執手

按呂氏春秋齊閔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診王疾謂太子曰非怒則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文摯死太子曰苟已王疾臣与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由諾与太子期而往不當与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疾王怒不与言文摯曰出陋辞以重怒王王吐而起遂乃疾已王不悅果以鼎生烹文摯太子与母合爭之不得夫忠於平世易忠於濁世難也

按古今医統文摯戰國時宋之良臣洞明医道兼能異術龍叔子有疾文摯令背明而立從後視之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治之遂愈

沈羲

按神仙傳沈羲在吳郡人学道於蜀中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天神識之一日羲与妻買共載逢白鹿車青龍車白虎車各一乘從者皆數十騎朱衣仗劍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騎人曰君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每過壽命不長年



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迎待即薄延之乘曰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乘青龍車是也迎使去徐福乘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以白玉簡青玉分丹玉字授義遂載義昇天道間人皆見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存但見義車牛在田食苗義家恐是邪鬼將藏山谷間乃分求不得後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懷喜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畱數十日說上天時事老君令玉女持金案玉杯來賜曰此是神丹飲之不老夫妻各一杯壽萬歲後將來二

枚大如鷄子脯五寸遺義曰可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百賜義義奄忽如寐已在地上也

秦

安期生

按列仙傳安期生瑯邪人嘗賣棗東海海濱人皆言千歲秦始皇東遊請見与居凡三日夜賜金璧萬數出阜鄉亭皆置而去乃畱書与玉鳥一雙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遣使入海求仙棗未至



蓬萊山風阻而還

按高士傳安期生受學河上丈人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崔文子

按列仙傳在文子秦山人世好黃老自言三百歲賣菜都市後作黃散赤丸民間疫氣死在萬計凡經文子與散飲之即活後至蜀中賣菜蜀人望之如神仙云

漢

公孫光

楊中借

按史記淳于意傳菑州唐星公孫光善為古傳方意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意悉受書之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矣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問意處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光喜曰不必為國工吾有所善在



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者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吾與公往見之常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子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昏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意事慶謹以故愛意

### 陽慶

按史記淳于意傳意喜醫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

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昏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某論昏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某論石神接陰陽禁昏受讀解驗之慶家富善醫不肯為人治病以故不聞慶告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慶子男殷意與善



淳于意

按史記本傳太倉公在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各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某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在文帝四年中人上昏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

子不生男緩急不可使在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昏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不可復生而刑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人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昏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在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在有其書在皆安受季受季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疾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



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某方譏之多  
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苗元里公乘陽慶慶  
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昏非是也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昏五色診病知人  
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某論昏甚精我家給富心愛  
公欲盡以我禁方昏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  
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昏上下經五  
色診奇咳術揆度阴阳外變某論石神接陰陽禁昏  
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

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  
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  
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  
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  
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  
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症也脈法曰  
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  
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



其代絕而脈貴在病得之通且內所以知甚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在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在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

臣意即為之作下氣傷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在診其脈心氣也渴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而去難而不一在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在為重陽重陽在過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在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疝衆醫皆以為癰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



得之內所以知循病也切其脈時左口气急脈在五  
臟氣右口脈大而數數在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  
上皆在五臟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齊中御府  
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  
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  
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  
頗壞信則擊車轅木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  
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  
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

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茶出入二  
十日身無病也所以知信之病也切其脈時并陰脈  
法曰熱病陰陽交在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在脈順  
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  
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  
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  
客勝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  
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澹也去衣  
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也臣意診其脈切其



太陰之口濕然凡氣也脉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之病主在腎之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之膀胱氣也躁之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瘵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医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之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之血不居其處代之時參

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脉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之言其人尸棄尸棄之形弊形弊之不當關灸鏡石及飲毒菜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医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夏丸病之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脉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之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之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脉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之肝与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之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



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  
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  
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  
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  
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  
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  
止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  
診其脈曰：迴風迴爪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番法曰  
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

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  
出不番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  
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  
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  
診其脈曰：風蹶脅滿，即爲芟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  
出，代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  
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  
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脅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  
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



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甚足少陽  
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  
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  
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也切其脈大而實其  
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也疝氣之客於膀胱也  
腹之所以腫也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  
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  
一所卽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  
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卽愈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

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  
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  
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  
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  
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  
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  
意對曰豎疝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  
爲不然不賣諸侯所五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  
後王令人召之卽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



也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脉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齟齬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脉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凡及臥閉口食而不嗽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葭礪菜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而脉躁々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奇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圍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々平平好為脉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

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圍門外平与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在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舎人曰奴無病身无痛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在脾氣周乘五臟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医不知以為大蠱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在胃氣黃黄在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



所以至夏死在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在曰內關內  
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在若若加以一病死  
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在診其人時愈  
順愈順在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  
而以出見大風也蓄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為  
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  
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  
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  
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

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  
得小便不亟治病即人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  
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  
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召即  
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  
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在  
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在枯四  
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  
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在韓女病要背痛寒



濕

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某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在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晉而不屬晉而不屬在女來難堅故曰月事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蟻瘕爲病腹大上層黃瘕循之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熱寒濕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寒

薄吾病在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是寒氣也其色澤在中藏有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臣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閤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



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卽為三火齊。采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在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卽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卽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在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在切之。得番陰脉。番陰脉人虛裏乘肺脉。肺脉散。在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在師言曰。病在安穀。卽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

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在診脉法曰。病喜養陰處。在順死。喜養陽處。在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医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肯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在不洩。可服五石。石之為菜。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癰。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天棗石。在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



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秤權衡  
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  
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  
柔及饒石夫悍柔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  
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柔剛柔人則  
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忿  
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  
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記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  
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為蹶臣

意診脈以為癆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  
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  
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  
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威閑方閑  
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  
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  
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火風氣所以知成閑方病  
在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  
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



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蹶。踰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也。切其脉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也。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

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在。皆異之。有數在。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也。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也。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間。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某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則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某用所宜。謂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



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  
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  
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  
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  
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  
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人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  
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  
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  
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

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医治脉法曰年二  
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  
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  
脉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医灸之即  
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  
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  
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内血脉以瀉氣故年二十  
是謂易賀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遂問臣意師慶安  
受之聞於齊諸侯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



為醫不肯為人治病故未名世慶又告臣意曰慎毋  
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  
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  
所以知慶在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  
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  
往謁之得見爭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  
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  
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時受妙方  
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

所

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聞處臣意  
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積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  
吾有所善在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  
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  
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  
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在未往會慶子男服來獻  
馬因師光秦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  
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昏以意屬  
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



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  
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  
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  
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鑿石定砭  
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大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  
以案法逆順論某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  
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  
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  
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

生能全者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  
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  
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按瑯嬛記倉公夢遊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  
光輝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  
仰首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  
是神於診脈

### 秦信

按古今醫統秦信不知何郡人少敏有量好經方本



革及黃帝扁鵲之昏為當代良醫令

宋邑

按古今醫統宋邑臨淄人至性愛人酷尚醫術就齊太倉公淳于意孝五診脈論之術為當世良醫

高期 王禹

按太平御覽高期王禹仕濟北王為太醫王遣就倉公淳于意孝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宜鑿石定砭灸之法歲餘亦頗通之

按古今醫統高期王禹仕濟北王太醫令王以期禹術未精令就淳于意孝經脈及奇絡結俞穴所在定鑿石刺灸之法歲餘盡通以此知名

馮信

按太平御覽馮信臨淄人為淄川王太倉馬長好醫淄川王今就淳于意孝方意教以案法逆順論集法定五味及和劑湯法信受之擅名漢世

杜信

按太平御覽杜信高永侯家丞自知身疝乃專治孝



醫倉公甚憐之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之法

唐安

按太平御覽唐安臨淄召里人也性好醫孝於倉公淳于意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之法除為齊王侍醫

蘇耽

按列仙傳蘇耽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人稱蘇仙公早喪所怙鄉里以仁孝著聞宅在郡城東北距縣治百餘里公与母共食母曰吾鮮公即輟筋起身取

錢而去須臾以鮮至母曰何所得來公曰縣市母曰去縣道往返百餘里頃刻而至汝欺我也公曰買鮮時見舅氏約明日至次日舅果至一日雲間儀衛降宅公語母曰某受命仙錄當違色養母曰我何存活公以兩盤留母需飲食扣小盤需錢帛扣大盤所需皆立至又語母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橘樹患疫与井水一升橘葉一枚飲之立愈後果然求水葉与遠至千里應手而愈

劉安



按漢昏本傳淮南王安為人好昏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昏二十一篇外昏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每宴見談說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按古今醫統淮南子劉安資性天成窮格事物之極博覽羣昏善醫菜謂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毒王安道謂淮南子多寓言夫豈不信

### 王遂

按古今醫統王遂不知何郡人習經方工於治療李

業精博為齊王侍御醫京兆尹鄭玄出使吳夫也

### 櫻護

按漢昏本傳櫻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子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河不宦學乎由是辭其父學經傳以薦為廣漢太守

### 元俗

按古今醫統元俗河間人餌巴豆賣菜都市何間王病癥服元俗菜下蛇數十餘頭而愈王見元俗於日



中身影以女配之元俗夜逃去隱於常山下

### 李少君

按神仙傳李少君與議即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痼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成菜二劑并有用戊己之草后土胎黃良獸沉肪先義之根百草華釀亥月上旬合煎銅鼎中童男沐浴潔淨調其湯大合成如雞子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頹

### 安丘望之

按高士傳安丘望之在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

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為高愈日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季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 涪翁

程高

按太平御覽廣漢人郭玉見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在時下鍼石輒應時而見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代弟子程高



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  
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

第五百二十七卷目錄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四

唐二

張文仲 李虔 縱

韋慈藏

郝公景

秋仁傑

則天時醫人

李聽

孟詵

王方慶

紀朋

周廣



陳藏器

日華子

元珠先生

王冰

劉大師

李祐

宋清

劉禹錫

梁革

梁新

趙鄂

王超

張仕政

陳仕良

京城醫者

趙卿

沈應善

紫極宮道士

陳寨

拂菻醫

譚簡

釘鉸匠

市醫

張萬福

王彥伯

申光遜

揚州醫生

五代

唐慎微

孟昶

韓保昇

李譔

蕭炳

李雲卿

顯德中道士

吳廷紹



虞洮

遼

直魯古

迭里時

宋一

劉翰

王懷隱

僧道廣

馬志

耶律敵魯

耶律庶成

陳昭遇

王光祐

吳復珪

釋洪蘊

趙自化

蘇澄

李寧

張炳

釋法堅

高若訥

許希

王纂

李明甫

鳴文智

劉難經

史載之

劉元賓

甄棲真

譚仁顯

嘉祐時鍼醫

閻士安

曾若虛



曹居白

僧智緣

趙言古

孫用和

林億

僧奉真

黃冠道人

張駁

龐安時

屠光遠

郝允 申受

虞鹿

高保衡

錢乙

了初

杜嬰

鄭榮

軍驤

孫兆

仇鼎

蕭氏

張擴

章濟

張君宜

張立德子

黃州僧

郭照乾

章迪

馮氏

郭敬仲



藝術典第五百二十七卷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四

唐二

張文仲

李度縱

按舊唐書本傳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  
度從京兆人韋慈藏竝以醫術知名則天初為侍御  
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  
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  
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未及食時即苦衝脅絞痛



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某日盱  
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各  
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  
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  
某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某之性使冬夏失節因  
此殺人唯脚氣頭風上氣嘗須服某不絕自餘則隨  
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  
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  
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某奉御

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于代虔縱官至侍御醫慈藏  
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匡咸推文仲等  
三人為首

按朝野僉載洛州有十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  
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  
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文仲乃錄取某合和  
為丸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醫蘇澄云

### 韋慈藏

按舊唐書張文仲傳京兆人韋慈藏以醫術知名則



天初為侍御醫景龍中光祿卿

按古今醫統韋訊道號慈藏善醫術常帶黑大隨行  
施藥濟人元宗重之擢官不受世仰為藥王醫家多  
祀之

### 郝公景

按朝野僉載郝公景千泰山採藥經市過有患見鬼  
女怪群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向公景取藥為和殺  
鬼丸患去服之差

### 狄仁傑

按集異記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  
入關路由華州園園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  
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即  
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碑下鼻端生贅大  
如拳石根蒂綴鼻纒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  
兩眼為贅所繩目睛翻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  
久之乃曰吾能為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即輦  
千絹寘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鍼寸許仍  
詢病在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額之公遽抽鍼而



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病痛其父母親  
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  
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也顧而去焉

則天時醫人

按朝野僉載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  
乎公主喚一医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捉允元頭二  
鬼持棒隨其後直出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  
令給使覘問在閣何事食訖還房午如廁長參典怪  
其久往候之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

涎落給使奏之上問医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  
日急者一日上与錦被覆之并牀昇送宅至夜半而  
卒

李聽

按唐書本傳李聽為河中晉絳慈隄節度使好方畧  
擇其驗者題於帷幃牆屋皆滿

孟詵

按舊唐書本傳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道士垂拱初累  
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



見其勅賜金謂禕之曰此菜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  
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為台州司  
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為  
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  
山弟以菜餌為事誥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  
曰若能保身養性多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菜莫離手  
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  
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持給羊酒糜  
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誥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

為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三誥所居官好勾剝為政雖  
繁而理撰蒙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必效  
方各三卷

### 王方慶

按古今醫統王方慶太原人博學多文雅有才度篤  
好經方精於醫菜

### 紀朋

按古今醫統紀朋唐元宗時人能觀顏色笑談便知  
人病深淺



周廣

按明皇雜錄開元中有名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祕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晨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有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倦復仆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太華公主誕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飲劑且

嘗食狔蹄美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胃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丈半復為後來者所激曰仆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硝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



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  
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  
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為周作傳敘述甚詳

### 陳藏器

按醫法入門陳藏器唐三原尹撰神農本草經曰本  
草拾遺

按鄆縣志陳藏器子日華子二人皆開元時人藏器  
為京兆府三原縣尉以神農本草遺逸尚方內別為  
本草十卷中言人肉可療羸疾故後之孝子多行之

### 日華子

按古今醫統日華子北齊鴈門人深察藥性極辨其  
微本草經方多由註疏至今賴之

按鄆縣志日華子姓大名明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  
藥各以寒溫性味華實蟲獸為類其言近其功用甚  
悉凡二十卷明正統間三山鄭珞守寧見延祐志因  
標云陳藏器子日華子俱西明人志逸其名今補之  
元珠先生

按古今醫統元珠先生不知何郡人洞明素問極究



微奧時太僕令王冰識其為異人乃師事之遂以妙旨授冰冰由是大註素問今行世

王冰

按古今醫統王冰寶應中為太僕令號啓元子篤好醫方得先師所藏太素及全元起書大為編次註素問各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又著元珠十卷昭明隱旨三卷

劉大師

按江南通志劉大師憲宗時騎白馬行村落中不知

其所從來人有病与某輒愈一日從鄉人鄭氏乞地為室未許俄入林中跣足而逝人異之即其地為寺今棗香院是也

李祐

按獨異志李祐為淮西將元和十三年送款歸國裴度破吳元濟入其城官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為亂卒所劫以刀割其腹姜氏氣絕踏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悅衣襦裹之一夕復蘇傳以神菜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朝廷以祐



歸國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餘為南海節度  
罷歸卒於道

宋清

按國史補宋清賣菜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  
輒賣菜送迎之貧士請菜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  
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菜宋  
清

按柳宗元集宋清長安西部菜市人也居善菜有自  
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匠工得清菜

輔其方輒易售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  
菜冀速已清皆示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菜積  
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餘  
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  
清蚩妄人也或在曰清其有道者在歛清聞之曰清逐  
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  
菜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  
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餘  
死以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



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  
之為利不亦翦之乎吾見蚩之有仕也清誠以是得  
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之益衆其應  
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在清不以怠遇  
其人必與善某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  
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在炎而附寒而棄鮮有  
能類清之為在也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  
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在乎幸而庶幾則天  
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在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

或曰清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  
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在及  
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 劉禹錫

按古今醫統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唐貞元間舉進  
士為好醫方濟人甚衆詔修本草經方集有傳信方  
行世

### 梁革

按續異錄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太和中為宛



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某聞而召焉請革評其脉革診其臂曰二十春每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于敖敖以常深念一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寵之不悅形於顏色然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迴至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身向革人郭遇其柩載歸而請蘇之

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天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汝謂二十春每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極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革曰此固非死蓋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神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崔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某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單衣臥空牀上以素練縛其手足安微火於牀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忽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遂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灌



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在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  
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  
起坐言笑候更報教教飛牘於崔曰蓮子復生矣仍  
与事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教大奇之且云蓮子  
事崔已非素意因勸以与革崔亦惑其言齒又重教  
言遂与革革得之以神菜傳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  
太和壬子歲調金吾騎曹与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  
高損之以其元舅為天官即日与相聞故熟其事而  
言之

良言  
梁新

趙鄂

按北夢瑣言唐崔鉉鎮渚官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  
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医工梁新闻之乃与診  
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  
出船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  
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充饌梁  
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換汁挾齒  
而灌由是方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祇漿資以僕  
馬錢帛入京致書于朝士声名大振仕至尚書奉御



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夙疾已深矣請速  
歸處置家事安頓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  
歸時奇鄜州馬醫趙鄂在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  
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与梁  
生之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儘喫消梨不限多  
少時咀齧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  
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齧行到家旬日唯喫消  
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春御  
具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

繼在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  
卿  
按聞奇錄省郎張廷之有疾詣趙鄂纔診脉說其疾  
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杯仍詣梁新所說茲同  
皆言過此即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乎他日為時相  
堅虐一杯翹之不及其夕乃卒時論謂之二妙

王超

按景陵縣志王超復州匠人善用鍼病無不差文宗  
太和五年于日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夢至一處



城壁臺殿如王在居見一人臥召前袒視左膊有腫  
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為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  
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  
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  
形甚竒偉分處左右鼓巨篋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  
或走或為人在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  
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 張仕政

按湖廣通志張仕政荊州外科善治傷折唐王潛在

荊州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茱酒破肉取碎  
骨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二年餘脛忽  
痛問張張曰前日所出骨寒則痛可遽徑覓也果獲  
於牀下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卽止

### 陳仕良

按錢塘縣志唐乾寧時有陳仕良在以醫名於時詔  
修聖惠方官菜局奉御

### 京城医者

按北夢瑣言唐時京城有医在忘其姓名元頽中表



間有一婦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  
頻療不損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  
謹密有一人預或之曰今以某吐瀉但以盤盂盛之  
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  
知是誰給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

### 趙卿

按北夢瑣言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得醫工  
趙卿診之与少年期来晨以臭膾奉候少年及期赴  
之延於閣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

臺子上施一甌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  
候不至少年譏甚且聞酢香不免輕啜之巡逡又啜  
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  
出少年以啜酢慙謝卿曰郎君先因吃膾太多醬酢  
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来所備醬酢只  
欲即君因譏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誑也  
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非庸医所及

### 沈應善

按南昌府志沈應善字嘉言梁休文後裔其六世祖



仕豫章因家焉事親主孝親歿廬墓三年閭里稱之  
屢試不售子有司一夕夢神人示曰上帝命汝活于  
萬人豈可守一編以自負乎既寤遂決志學匡遇蜀  
之韓隱菴師事焉初授素問內經諸書研究不輟徐  
道以導引之術及秘藏該方三年韓別去曰九九之  
際遲我於我眉之麓自是名益振凡士大夫無不子  
之遊投以剖圖弗驗在歲厲則捐貲貯菜濟人靡倦  
居旁構一舍曰來安堂終菜餌飲食不具備年八  
十一忽語家人曰韓先生招以鍼我將逝矣尋沐浴

而卒著素問箋釋二卷行世子長庚以經業補色博  
士弟子員能世其學

### 紫極宮道士

按稽神錄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縮不能復執  
斧斤匍匐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  
采甚異呼問其疾因与茶數丸曰餌此當愈且日平  
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茶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日雖  
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  
工既歸餌其茶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



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卽馳詣后  
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  
我授爾方救人疾苦吾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問  
其名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我也遂去水匠得方  
用以治疾無不愈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  
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予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  
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

### 陳寨

按稽神錄陳寨泉州晉江巫也善禁視之術為人治

疾多愈有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  
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執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  
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  
臂為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  
作法所懸之心遂為大食塞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  
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  
持心而入納於病子之腹被髮連叱共腹遂合蘇氏  
子既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  
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昏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



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  
連呼以驚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  
故

### 拂林醫

按唐書西域傳拂菻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者

### 譚簡

按因話錄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昏生贅如  
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  
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饒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

穆中善直眼來請遺書崔相國鉉今致之崔公許諾  
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爽疎恐不可信有譚簡在  
心精審勝穆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  
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斲於中則必效矣崔公曰如約  
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丸日暗明亭午於  
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  
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日大雨  
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量雖至小亦可引滿譚  
生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在



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北樓惟師象  
与一小豎隨行左右更令人知在譚主請公飲酒數  
杯端坐而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扞所患曰殊小事耳  
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  
稍暗請移往中庭師象与一小豎扶公至于庭坐既定  
聞櫛馬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  
綿拭病處兼傳以茶遂不甚病譚生請公開眼看所  
贅肉大如小指豎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  
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因復昏云白發  
至嗟夫向日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  
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  
秉鈞入輔為帝股肱此數事是驗元助而公作相之  
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 釘鉸匠

按玉堂閑話近朝中書舍人于邁嘗中蠱毒醫治無  
門遂長告欲遠適尋醫一日策杖坐于中門之外忽  
有鈞鉸匠見之問曰何苦而羸茶如是于即為陳之



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為某鈐出一蛇而愈果亦  
傳得其術邁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細事耳來早請勿  
食某當至矣朔日果至請邁于舍簷下向明張口執  
鈐俟之反欲夾之差跌而失則又約以來日經宿復  
至定意伺之一夾而中共蛇已及二寸許赤色麤如  
釵股矣遽命火焚之邁遂愈得累除官至紫微而卒  
其匠亦不受贈遺但云某有誓救人唯引數觴而別

市醫

按玉堂閑話京城及諸州郡園園中有匠人能出蠱

毒在目前之驗甚多人皆惑之以為一時幻術膏肓  
之患卽不可去郎中顏燧在家有女使抱此疾常  
覺心肝有物啞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後瘦痺皮骨相  
連腫如枯木偶聞有善匠在於市中聚衆甚多看療  
此病顏試召之匠生見曰此是蛇蠱也立可出之於  
是先令熾炭一二十觔然後以菜餌之良久匠工乘  
小鈐子於傍於是覺咽喉間有物動在死而復蘇少  
頃令開口鈐出一蛇子長五七寸急投於熾炭中燔  
之其蛇屈曲移時而成燼其臭氣徹於親鄰自是疾



平永無齧心之苦耳則知越人起魏子之死老駟肉  
徐甲之骨信不虛矣

張萬福

按酉陽雜俎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  
初除泗州子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  
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  
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  
畱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為庶子年至  
九十而卒

王彥伯

按酉陽雜俎荆州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精別脈  
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曾尚書有子忽暴中病  
衆醫換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脈之良久曰都無疾  
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鯉  
魚毒也其子實因膾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  
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

按國史補王彥伯自言医道將盛行乃列三四竈煮  
菜于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



此風之飲此氣之飲此皆飲之而去翊日各負錢帛  
來酬無不效者

### 申光遜

按玉堂閑話近代曹別觀察判官申光遜言本家桂  
林有官人孫仲敷寓居于桂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  
于臥內冠簪相見曰非慵于巾擲也蓋患腦痛爾申  
即命醇酒升餘以辛粹物洎胡椒乾薑等屑僅半杯  
以溫酒調又于枕函中取一里漆筒如今之筆項安  
于鼻竅吸之至盡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蓋鼻

飲之類也

### 揚州醫生

按玉堂閑話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蓋多何  
屋或不慎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煨燼高駢鎮維揚之  
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在錄之即付於法  
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  
薄校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  
駢延待方術之士恆如饑渴監刑者即緩之馳白於  
駢駢召人親問之曰某年他術惟善醫大風駢曰何



以覈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  
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  
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  
以膏某封其瘡別以某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  
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  
者駢遂禮術士為上客

五代

唐慎微

按古今醫統唐慎微字審元成都華陽人好醫求治

者不論貴賤必往每於經史中得一方一論必錄之  
時尚書左丞滿公執政擢与一官不受著有經史類  
證備用本草數十卷

孟昶

按古今醫統蜀主孟昶心性慈孝好方某母后病屢  
更太醫不效自製方餌進之遂愈羣臣有疾親召診  
視医官服其神宋太祖伐蜀孟不忍生民就戮遂走  
汴降闕下太祖厚封之

韓保昇



按古今医统韓保昇男精医不拘局方詳察菜品  
釋本草甚明切所以深知菜性施菜輒神效

李譔

按古今医统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通五经该子博  
学笃好医方官僕射中散大夫

蕭炳

按嶧縣志蕭炳蘭陵人精岐黃于昏昏所不讀取本  
草菜名每以上一字定四聲本草五卷以便討閱蓋  
前人所未有也終身隱居不仕

李雲卿

按古今医统李雲卿不知何郡人博通经史善医隱  
廬山以濟人為心千里之外來求療病者如市後唐  
同光二年八月白日飛昇

顯德中道士

按洞微志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唱歌曰踏陽春  
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  
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腑中惆悵  
此情言不盡一九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欲治病



女云每夢一紅衣女子引入宮殿有小姑娘歌云云道  
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子心神小姑娘脾神也按医經  
蘿蔔治麪毒故曰火吾宮即以某兼蘿蔔食之疾遂  
愈

### 吳廷紹

按南唐書本傳吳廷紹為太医令不甚知名烈祖喉  
中痒澀進菜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  
延巳嘗病腦痛医工旁午累目不痊紹至先詰其家  
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雞鷓鴣廷紹進薑

豆湯一服立差羣医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  
以薑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  
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  
嗜山雞鷓鴣二鳥皆食鳥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  
群医大服按薑豆陽查江南通志江寧府志  
上元縣志俱作甘豆湯未知孰是

### 虞洮

按宋何光遠鑑戒錄虞少卿洮蜀之医也長興祖初  
佐蜀董太尉璋父患渴疾遺押衙李彥求医孟蜀祖  
遣虞少卿經虞少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



醫而卒微瘥在何也。虞少卿對曰：君之疾非唯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菜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少卿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洮關天有六氣降為六淫，淫生六疾，害于六腑。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經隨焉。六疾在寒熱入腹，感心也是以六腑病焉。故心為離宮，腎為木臟，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在男子莫不

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

遼

直魯古

按遼史本傳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囊，射不中而去。及追兵回，橐囊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在問其故，乃知射橐囊，在嬰兒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之。身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



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脈諸  
鍼灸書行於世年九十卒

### 耶律敵魯

按遼史本傳耶律敵魯字撒不梳其先本五院之族  
始置官分隸焉敵魯精於醫察形色卽知病源雖不  
診候有十全功統和初為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  
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沈痾易數醫不能  
治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某石所及當以意療因  
其驥駘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乃令大擊鉦鼓於前

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  
莫能測年八十卒

### 迭里特

按遼史本傳迭里特字海鄰有膂力善馳射馬躡不  
仆九精於醫視人疾苦隔紗覩物莫不悉見太祖在  
潛已加眷遇及卽位并迭刺部夷离董會帝患心痛  
召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某  
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帝以其  
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為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刺葛亂



与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耶律庶成

按遼史本傳初契丹医人鮮知切脉審某上命耶律庶成譯方脉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亦知医事

宋一

劉翰

按古今医統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医業初撰護国軍節度巡官後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

體集治世論二十卷世宗嘉之宋太宗詔詳定本草翰与道士馬志医官翟煦張景吳復珪玉光祐陳昭遇等同修集上之

陳昭遇

按廣東通志陳昭遇南海人世為名医開寶初至京師為所知薦為医官遂留家開封初為医官領温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医术藏名方千餘首皆有驗及即位召翰林医官各具家傳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与王懷



隱等參對編類成一百卷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  
鏤板頒行天下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道士馬志等  
詳定本草既成書新舊某凡九百八十三種併目錄  
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某術無所不究著述精博可  
傳往來公卿家診脈對證多奇驗性謙慎以此被寵  
眷不衰

按古今醫統陳昭遇嶺南人善醫太宗時為翰林醫  
官治療多效

王懷隱

按河南通志王懷隱雖陽人初為道士居汴之建隆  
觀善醫診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  
至翰林醫官便初太宗在藩邸時暇日多留意醫術  
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至是詔翰林醫官各具  
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  
奇等編類每證以階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  
首而方某次之成百卷太宗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  
方

王光祐



按古今医统王光佑太平兴国间为太医奉詔同脩本草裒集方书广心医学

僧道廣

按古今医统僧道廣西蜀人好医得不傳之秘乾德中有人病肌瘦如劳唯好食米粥之則口吐清水食米則快諸医不辨道廣以鷄屎及白米各半合炒末以水調頓服良久吐出如米形遂愈病源謂米瘕也

吳復珪

按古今医统吳復珪淳化间為太宗侍御医与劉翰齊鳴太宗召修本草及太平聖惠方書中多其所集行世

馬志

按古今医统馬志初為道士得海上方深察藥性治療軌效太宗時奉詔同修本草為御医名著當代

釋洪蘊

按江西通志法堅傳中載有法蘊疑洪當作法蘊當作蘊未知是否今姑合之

漢侯參考

按古今医统釋洪蘊潭州人初出家集方技之書遊



京師以醫鳴太祖召見賜紫袍號廣利大師後太宗  
召講醫方緼錄祕方以獻

按江西通志釋法蘊以善醫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  
生死多中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一時稱某王再現  
云

### 趙自化

按古今醫統趙自化德州人徙洛陽業醫淳化中從  
兄自正遊京師以醫鳴俱授醫官累遷翰林醫副  
按濟南府志趙自化武定人高祖時以醫鳴世診治

有奇效累遷至正使所著有四時養頤錄及漢沔諸  
集五卷

### 馮文智

按古今醫統馮文智并州人以方技為業太宗召為  
醫官咸平三年太后不豫文智侍藥既愈遷尚藥御  
醫賜金紫衣遷翰林醫正

### 蘇澄

良  
按古今醫統蘇澄宋民醫人病應聲求療澄云古  
無此方惟以本草某名盡呼之每呼一聲腹中輒應



惟一某即不應再三呼之在聲即以此某為主治之  
愈

### 劉難經

按王氏談錄昔東郡有一醫在姓劉其術甚異通黃  
帝八十一難經病註在失其旨乃自為解獻於闕下  
仍為人講說自號曰劉難經其治疾察脉無隱不知  
肘後有二某齋止某未數品而已每視人病旋取諸  
未合和加減分為劑科日服不盡其數病未愈他日  
再至曰此某服不如數耳所餘當有幾人不能數後

以老終

### 李寧

按宋史柴通元傳敷水處七李寧精於某術老而不  
衰常以某施人人以金帛為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  
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  
賜號正晦先生止作詩為賜加以茶某繒帛

### 史載之

按括異志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  
葷腥即吐用火鑪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



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數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一方買菜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按古今醫統史載之著有指南方三卷分為三十二門

### 張炳

按建寧府志張炳字明叔浦城人少有奇疾在太學

師事蜀士史載之極區之妙及歸推心究物在間貴賤有謁必往視之全活甚多嗜學能文老而不倦同郡魏揆之稱為太古遺民歷任蘄州簿豐州錄事叅軍卒年九十一

### 劉元賓

按安福縣志劉元賓連魁於鄉歷任潭州司理迎陰陽醫菜術數真宗誠之驗賜名通真子所著有集正曆橫天卦圖神巧萬全方註解叔和脉訣傷寒論洞天鍼灸經



釋法堅

按江西通志釋法堅廬山僧以匿名宋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景德二年雍王元份又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還山卒

按避暑漫抄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蛇涎草中徐過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菜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遇客呻吟牀第問客就詢之云為腹脹所苦即取菜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不

復聞聲意謂良已將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得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為水獨遺骸臥脈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乃不測其何為至此乃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甄棲真

按宋史本傳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典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卒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



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  
周歷四方及禁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  
性和靜每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年七十  
有五遇人或以為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  
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  
道如反掌弟行之維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  
反童顏攀高蹶危輕若飛拳乾興元年謂其徒曰此  
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斃殯室室成不食  
一月子平居所知叙別以十一月二日夜紙衣臥磚

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為尸  
解棲真自號神光子与隱人海蟾子共以詩往還論  
養生秘術自曰還金篇凡兩卷

高若訥

按宋史本傳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  
州進士及弟皇祐五年為親文殿學士若訥彊學善  
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  
書頗明曆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医皆屈伏張  
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



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足書名一醫爰出衛州皆李高  
氏學焉

譚仁顯

按茅亭客話譚居士名仁顯成都人也以醫為事居  
郡城東南隅所居庭廡籬落間徧植草萊年高而精  
神愈壯無喜怒故毀譽不動其心手持數珠常誦佛  
經於閭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錢帛隨即分授於貧乏  
竟以不言但行陰施默益之道每行菜至午方歸則  
閉戶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無疾端坐而

逝時齒一百未化前人問居士有長生法對曰至於  
導艱得理以盡性命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乎

許希

按宋史李傳許希開封人以醫為業補翰林医学景  
祐元年仁宗不豫侍医數進菜不效人心憂恐冀國  
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  
右爭以為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  
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林医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  
希并謝已又西向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



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  
金輿扁鵲廟。帝為築廟於城西隅。封其應。佼其後廟。  
益完學。醫之。歸趨之。因立太醫局於其旁。希至殿中。  
省尚菜。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於世。錄其子宗  
道為內殿崇班。

嘉祐時鍼醫

按畫墁錄。嘉祐初。仁宗寢疾。菜未驗。下召草澤。始用  
鍼。自腦後刺入。鍼方出。闔眼曰。好怪。翼日。聖體良  
已。自爾。以其穴名為怪。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即

風府也。

按古今醫統。王纂。海陵人。習覽經方。尤工鍼石。遠近  
知其名。所療多效。初嘉祐中。有女人被妖惑。纂為鍼  
妖狐。即從女衾中逃竄。女病遂愈。

閻士安

按開封府志。閻士安。陳州人。以醫術為助教。工畫墨  
竹。筆力老勁。名著當時。每為大卷。高壁。為不盡。景或  
為風勢。甚有意趣。復愛作墨蟹。蒲藻等。咸為人所重。



李明甫

按嘉興府志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精鍼法義烏令  
病心痛垂死明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某所不及惟  
砭乃可然非易也給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嚙之  
今方驚而鍼已入曰蟲已死矣既而腹大痛下黑水  
數升蟲亦去遂愈

曾若虛

按西齊語記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  
虛善醫尤得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遭疾

且卒經日而心間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禱一往  
庶幾可救若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鍼針  
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若夢遇故夫相隨  
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  
俄而故夫為一物刺中共足不能履步由是獨步忽  
若夢覺耳郡人竟詣若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  
黃帝鍼八邪穴也若虛即今奉尚御某姚可久之師  
耳

曹居白



按齊東野語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  
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曰視之曰此邪疾也乃  
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  
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如前  
而故夫為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  
得歸曹笑曰適所刺在八邪穴也此事雖涉神怪余  
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  
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  
牀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

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且今世鍼  
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

按此條与前會若虛本一事但姓名不同詳略有異故並存備考

### 屠光遠

按齊東野語屠光遠治番禺酒官之妻將產數日不  
能分娩屠云綠子以手挂母腸所以不產乃隔腹鍼  
之遂產古有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脉絡之會  
湯所不及也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  
一若唐李洞之本朝龐安時近復有屠光遠医在



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之外其妙如此

僧智緣

按古今醫統僧智緣徐州人嘉祐中召至京師診父  
母脉能知子之吉凶時王安石上珪俱在翰林珪疑  
古云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視  
父知子又何寔怪哉

郝允

申受

郝懷質

趙宗古

按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諫

議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申  
受偕善醫自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脉於郝氏老  
其說謂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脉少故不及郝老非  
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氏至診其脉曰有沉積當  
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正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  
中用椀覆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  
君謬舉郝老在申受曰某之術不及郝在遠甚公病  
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大不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賀又  
曰郝老之脉通神公舉家之人在帳中俾遍診脉其



老少男女已未嫁娶。不知在趙試其說信然。始加禮之。自此疾平。復入為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為太醫丞。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岫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曰：士人之妻孕。診其脈曰：六脈皆絕。及用子氣資。艱故未死。子生。母即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茶。未諸茶。遇病。品量增減之。服之。無不驗。人從其學。在皆名醫云。

按：聞見後錄。郝翁在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若

犬羽禽飛止其上。執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于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能盡可活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于脈。非獨知己病能前知。未病与死近在頃刻。遠在累年。至其日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方無失。皇祐年翁死。張岫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池太醫皆謂中虛翁曰：風客于胃。則池殆。藁本湯證也。英公駭向吾服金



石等物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翁強進之泄止  
太常博士楊~~取~~宣病寒翁曰君脈首震而尾息尾震  
而首息在法為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州監軍  
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當甚憐即愈時通守李宋卿  
御史嚴甚監軍內所憚也翁与其子諸于宋卿一造  
問因責其過失監軍皇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  
腰脊痛不可俛仰翁曰穀濁氣也當食發怒四肢受  
病傳于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  
則益痛須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

年而愈里婦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狀翁曰血脈滯也  
不用藥聞雞聲自愈一行蹉躅輒踏翁曰脈厥也當  
治筋以菜熨之自快皆驗士陳堯遵妻病衆醫以為  
勞傷翁曰亟屏菜是為娘證且賀君得男子矣已而  
果然又二婦人娠一咽嘿不能言翁曰兒胞大經壅  
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毒以菜既免母子俱全一極  
壯健翁偶診其脈曰母氣已死所以生也反待兒氣  
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異不可勝記  
如止所記特鄭圃之人共知也翁有子名懷質能



盡傳其學懷質嘗自診其脈語人曰我當暴死不數  
年果暴死翁讀黃帝內經患王冰之傳多失義指間  
以朱墨箋其下世尚未見懷質死其書亦亡獨太医  
趙宗古得六元五運之法於翁嘗圖以上朝廷今行  
於世云

虞鹿

按櫻寧集虞鹿宋治平間陵陽人著難經註

孫用和

按古今医統孫用和不知何郡人性識明敏通經學

精醫方得岐黃之秘治平間為奉御大医令

高保衡

按古今医統高保衡熙寧間為國子博士校正醫書  
深明方藥病機神宗詔修內經有功賜緋魚加上騎  
都尉

林億

按古今医統林億熙寧間為光祿卿直祕閣同高保  
衡校正內經医名大著

錢工



按宋史本傳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叔支屬祖從北  
遷遂為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遊一旦東之海  
上不及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敢養之長  
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卽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  
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許詠之  
其事名如事父呂沒無嗣為收葬行服乙始以顛顛  
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  
瘵癘乙進黃士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  
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

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每虛日廣親宗子病  
診之曰此可母某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  
驚人後三日過午可去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發  
痼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  
肝俱受邪過午午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  
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  
將不得前後洩與之石膏湯主不信謝去信宿寢劇  
竟如言而效士病欬而青而光氣便乙曰肝乘肺此  
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



某明日曰吾菜再淳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靈又  
加唇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  
孕婦病醫言胎且墜乙曰娠之五藏傳養率六旬乃  
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  
乳婦因悸而病既愈目張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飲  
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  
衝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  
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  
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

移之使在求因自製某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  
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  
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  
出乙為方不名一師于書者不闕不靳守古法時  
度越縱舍卒与法會尤遠本草註書辨正闕誤或得  
異某問之必為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  
而考之皆合末年掌痺寢劇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  
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按古今醫統錢乙著有傷寒指微嬰孩論若干卷



按醫學入門乙建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  
火有瀉而無補腎有真水有補而無應皆啓內經之  
祕厥後張元素劉守真張從政盡皆取法

僧奉真

元覺

法琮

了初

按夢溪筆談四明僧奉真善醫熙寧中名聞東都其  
診視妙不差銖分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  
奏課京師時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俟欲  
死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  
元曰固然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否奉真曰此

可為也該藏已衰唯肝藏獨過脾為肝勝其氣先絕  
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  
無術也乃投之某主晚遂能張目稍啜粥明日漸  
蘇能食元極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  
能為也越三日果卒

按鄞縣志僧本真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了初  
皆能續其術焉

黃冠道人

按曹州志黃冠道人姓名不傳熙寧間曾見於楚丘



棗垌村黃冠青衣以醫名一方有疾者往求一子之  
語不榮而愈居數月忽不見人皆神之疑為扁鵲立  
祠祀焉

杜嬰

按儀真縣志杜嬰字大醉性能讀書其言近莊為人  
曠達而廉清自託於醫每貧富貴賤請之輒往与之  
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自存而未嘗  
有不足之色善言性命之理其心廓然每累于物故  
多為賢士夫所知王安石謂予嘗予之往久而不厭

張駿

按襄垣縣志張駿字公度潞州人家世業醫而駿尤  
精方脈意在活人不責其報翰林院季士黃魯直母  
安康郡君太夫人病祕結諸醫不能治駿投餌即愈  
魯直感謝厚贈之却不受飄然而去

鄭榮

按宋史趙自然傳大中解符中有鄭榮在本禁軍戍  
壁州還夜遇神人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  
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



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

龐安時

按宋史本傳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贖乃益讀灵枢太素甲乙諸祕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多摩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在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

不詳意在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于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在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濫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聞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与五藏之宜秩其職仕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葦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宣方術脫遺備陰陽



之變補劑景論某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  
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為人治病率下愈八九  
踵門求診者為辟邸舍居之親視飭粥某物必愈而  
後遣其不可為者必實告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  
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訪舒之桐城有民家婦  
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  
百全適在旁舍邀安時往視之終見即連呼不死令  
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按摩孕者覺腸胃  
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

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  
某所能為吾隔腹扪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  
手所以遷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  
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安曰術若是非人所  
能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  
脈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人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  
死矣遂屏卻某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按續明道雜誌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者不  
愈其處方用意幾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



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偶鄰人有鬪互排動屋壁宮人  
子方驚懼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  
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  
能已龐為劑菜求得絞囚繩燒為灰以調菜一劑而  
愈龐得他人某嘗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  
差也

按東坡雜記蘄州龐安常善醫而曠與人語書在紙  
始能答東坡笑曰吾与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  
以眼為耳非異人而何

按書蕉龐安常名安時蘄水人宋神哲間名醫也於  
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侈  
每應人延請必駕四巨舟一聲伎一廚傳一賓客一  
雜色工藝之人日費不貲

按仇池筆記龐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  
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与予用菜食以酬  
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  
廢也叅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  
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祭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



兩首請乎龐胡二君。吾輩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按澹山雜識龐安時。蘄州蘄水人也。隱於医四方之請。在日滿其門。安時亦饒於由產。不汲汲於利。故其聲益高。余嘗見其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大官舟行李之盛。侔部使。在一舟所載。声乐也。一舟輜重也。一舟廚傳也。一舟佐色。枝藝人。無不有也。然其人自適。不肯入京。医之妙。亦近世所無也。

### 單驤

按仇池筆記。蜀人單驤。舉進士。不第。顧以医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兆與驤入侍。有問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為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亦以医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以鍼術。絕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驤安常皆不以蛸謝為愈。又頗博通古今。此所以過人。



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  
為記之

孫兆

按醫學入門孫兆宋尚書奉御丞有顯官耳鳴公診  
之曰心脈大盛腎脈不能歸耳以茶涼心腎脈復歸  
耳鳴立愈

張立德子

按東坡雜記眉山有穎臣女長七尺健飲啖個儻人  
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倍常而數溺服消渴

茶而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衾囑其子於人蜀  
有良醫張立德之子不記其名為診脈笑曰君幾誤  
死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許丸取枳椇子  
為湯飲之遂愈問其故張生言消渴消中皆脾衰而  
穎臣腎敗土不能勝水腎決不上游乃成此疾今診親脈  
脈熱而腎且衰當由果酒食過度虛熱在脾故飲食  
兼人而多飲水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  
香能敗酒瓜果近輒不食而枳椇亦能勝酒屋外有  
此木屋中釀酒不熟以其木為屋其下亦不可釀酒



故以此三物為菜以去酒果之毒也

仇鼎

張君宜

近按東坡志林遁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也今張君宜所始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為事殆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黃州僧

按談圃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菜兩貼如蓮蕊而黑色曰此

燒煉菜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為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菜之力

蕭氏

按杭州府志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良厚久而不衰僧一日拈筆畫牡丹遺之蕭初不甚珍重藏既久發視之花瓣中皆有字隱隱可見蓋古方大異之今墾郭某按方試之療人皆奇效後又令聚菜煉為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燦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



之匠傾動一時

郭照乾

馮氏

郭敬仲

按錢塘縣志郭照乾字汝端汾陽王喬祖遠授宋建隆二年節幹世稱大人節幹照乾自祥符初由汴徙杭州多隱德施予未嘗生倦容有異人乞齋郭膳之潛遺牡丹花三朵覆瓦上而去追詢之曰若累世陰德全活人故來相報花上若婦人證十三方君子孫世世用之當無窮之如法試之無不奇驗遂為婦人醫郭氏之以匠名自照乾始

按海寧縣志郭昭乾號文勝元符三年由汴南渡放情山水間遇道人授以鉢黃封甚固覆几上且戒曰公家累世積德以此報必一月後乃聞道人去十三日公弟比部郎昭度以道人之給之也為開視則鉢中有牡丹花一朵見花瓣中有字皆醫方一瓣具一方凡十三瓣其餘瓣字跡隱隱難明亟錄方罷而花亦墮落大異之遂按方療疾無不奇驗後又煉某為丹見爐上有花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濱死在皆起傳三世有敬仲在建炎中孟太后邁疾不



起高宗性至孝下令徧徵起太后疾在敬仲因母馮氏參究診法引入官進藥物食頃而甦三服乃起高宗封馮氏為安國夫人敬仲為光祿大夫兼賜父傑西山葬地賜姓趙故所居里有趙郭之號

### 張擴

按歙縣志張擴字子克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遊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脈又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期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訣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

存擴視之曰此嗜臥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飲與此菜必熟睡覺當得汗已而果然當塗郭詳正子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為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菜忽大吐使視涎沫中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在擴不在其弟揮為診之及歸揮其言其狀擴曰弟与菜如是且瘳矣此其脈當整居三年左乳下有痣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在擴診之謂曰鰕游脈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



日晨起進盥臥地卽死建中靖國初范純仁方召而  
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脉氣不出半年范曰  
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也遂与偕行至京師奏  
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崇寧中黃誥得淮  
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行且還朝矣然  
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尤未起起則有召命不滿  
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九月及蔡  
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遷左司郎中而  
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知應天府擴謂曰

尚書去官脈且夕當有謫俄被旨放歸田里復見之  
曰當得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微時祁門宰陳孺使徧  
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然南人得北脈  
名宦當由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大名主簿不出  
北京積官主中奉大夫中興遂為上相擴後以罪謫  
永州至洪州晨起見帥曰擴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  
以累公帥曰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人心矣退使  
人伺之及期卒他如吳洋吳僑吳和仲文仲方音方  
一誠方德甫方嗣塘方孝緒方孝縵余淙余時雨余



仰亭余幼白陳龍陳綾堯陳應熊三世於茲而其後  
以科論則婦人科如醫博黃孝友以至黃天爵黃一  
鰲蓋數十世矣別而為江子振應龍應鳳亦再世矣  
小兒科則先有丁氏後有夏氏轉而楊氏汪氏卓々  
乎專門矣外科則洪廷鎮洪欽銘洪文衢何寅初何  
公若洪少園則非時專積而且獨擅之矣又如徐村  
吳福仕吳靜川吳晴川吳繼川自元至明世擅外科  
而吳叅寰吳廣載則內外兼著試輒奇驗吳正倫著  
脈證治方養生類要虛車錄活人心鑑而其後明穆

宗貴妃疾召至宮一刻立愈遭太医嫉卒於京時郎  
論惜之程弘賓著傷寒翼黃球著医案吳崑著医方  
考汪源緝註保嬰全書許寧著學理論是不獨有医  
術而且其有医学至程珩則貴人且天授所著有松崖  
医徑其後裔程衍道以儒術兼医理更名噪一時而  
程堯夫程惠生父子不相師而輒有神效至洪徽甫  
之針又其奇者併及之

### 章迪

按無為州志禾芾章古老墓表之神農有熊氏咸以



掾氏為道上聖神靈生而知之簡易者為後世聖賢  
相師或口授若心得其至也雖千年若合符契故孔  
氏謂安知來者之不如今又曰聖人有所不能知夫  
陰陽儲精神而明之可不妙哉至為章氏迪字吉老  
洞稽醫者而得針刺之術於素問內經之間以其道  
救人壽至七十九莫不刺層透膽隨針病已華佗氏  
不能過也又以其道授子濟、誓掾三千人因不復  
針又以父道付子權吾聞士大夫多道濟權起病如  
神逮得守符親所嘗試會濟請言吾及周元章換理

誌不復多得願表墓道遂直昏其事吾不及識君觀  
其子孫廉介自守不以藝取人知君隱施夫行符藥  
除病掾人除害物在上清有錄許氏旌陽雞犬亦仙  
去後之人勿替其志來於墓下讀吾又在勉之大觀  
元年歲在下亥丙午朔丙戌日男濟立石

### 章濟

按至為州志章濟吉老子也傳父業尤精九針之法  
得昏之所不傳在洞視五藏不失毫髮立仆起僵效  
難殫述詳見周紳墓誌子權亦与父齊名



Blank page with significant water damage and staining, particularly along the left edge and top.

Blank page with significant water damage and staining, particularly along the right edge and top. A faint red seal is visible at the bottom center.









